

## 40岁的花美丽再次偷偷参加高考

1

贺岁小说



宋方金 著  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在小清新加文艺范老公背起吉他浪迹天涯后,花美丽携子北漂京城打拼,她从卖麻辣烫一路杀到花美丽火锅城香飘一方。为了儿子考上好大学,在闺蜜的狠辣策划下,她决心牺牲自己,以假结婚换北京户口,让儿子堂堂正正做北京人、考北京大学。在一次次堪称奇葩的相亲之后,她遭遇了事业与感情双双失意的刘得意。于是,一场从假结婚到真契约的冒险开始了……

烈日灼人,刘琼斯烦躁不安,这时她站在一所高考考场的警戒线外。

这时她手机响了,是刘得意打来的:“喂,二哥,找我什么事?”刘得意说:“我必须马上见到你,出大事了。”“我在外地呢,电话里说吧。”“你嫂子要跟我离婚!”“她又想达到什么目的?”“这次她不想达到什么目的,离婚就是最终目的!”琼斯一愣:“来真的?”“真真儿的!你赶紧回来帮哥拿主意!”“那晚上我回去找你吧。”

琼斯挂了电话,内心更加烦躁。这时旁边一个男家长过来搭讪:“您里边的是儿子还是闺女啊?”琼斯火冒三丈:“什么眼神啊你!里边考试的人是我姐知道不!”琼斯在等她的好朋友花美丽。

此时四十岁的花美丽正坐在年轻的考生中间考试。结束的铃声终于响了,花美丽匆匆走向校园门口,突然一个话筒杵到她面前。

一个男记者扛着摄像机,一个女记者拿着话筒采访她:“考生大姐您好,我们想采访一下您。”花美丽有些错愕:“采访我吗?”女记者说:“您如此高龄还勇敢地参加高考,令人钦佩,当然,也令人不解。”“有什么不解的呀,你们采访别人去吧。”女记者说:“我们就想采访一个中年妇女型的高考钉子户代表。”“高考钉子户?我可不是!我就考了三年,顶多算是困难户。我其实是为了鼓励我的儿子,我偷偷瞒着他来考试,就想证明给他看,妈妈都能考上大学,他也一定能的。”说完快步朝前走,出门后和琼斯汇合了。

上了车,花美丽打开手机:“哟,高闯班主任打过俩电话!”说着赶紧

拨号,电话接通了:“司徒老师,您好,我是花美丽。”司徒英兰说:“花女士,您好,明天下午三点家长会。我想请您提前一个小时到学校,有些事情跟您交流一下。”花美丽忙说:“好,两点我一定准时到!”老师又说:“高闯的成绩单已发到您手机上,请查看。”

挂断手机后,花美丽赶紧翻看短信里的成绩单,叹了一口气。琼斯问:“考得不好?”花美丽点头默认。琼斯安慰说:“算了,以后让高闯接你班打理工火锅城得了。”“要是他全不成也就认了,但你看他英语和地理,次次都考前三名!可别的咋两眼一抹黑呢?”“这就叫偏科啊!”“他也偏得太邪门了!我不甘心!”

花美丽和琼斯回北京时已是华灯初上。琼斯去找哥哥刘得意,花美丽径直去了自己的花美丽火锅城。

一见花美丽回来,大堂经理韩盾赶紧拿上账本汇报工作:“花姐,你走的这两天营业额直线上升。”花美丽问:“是吗,上升了多少?”“每天小一千呢。”花美丽又问:“这两天文秀带闺蜜来这儿吃饭了吗?”“没来。花姐,有句话我得跟您说,文秀这两天没在家。闺蜜给她放假了!”“那他不饿着啦?”韩盾说:“才不会呢。”

韩盾掏出手机,给花美丽看看闺蜜的微博:“您看,这盘比萨周围的环境眼熟不?”花美丽说:“像我家厨房……‘纸条王子’是什么啊?”“这就是闺蜜的微博。他这两天做了比萨、牛排、烤鸡翅,还有意大利面。”花美丽不敢相信:“这是我儿子吗?”“千真万确。”“他为什么叫‘纸条王子’呢?”“网名都这样。”“那高闯知道你知道吗?”“不知道,我也是有次

他到店里来,一眼瞅见的。您注册个网名儿,当他粉丝就行。”“嗯,我得盯着他点儿。那我先走了。”花美丽赶紧往家赶。

琼斯的哥哥刘得意在人生发动机健身俱乐部当健身教练,跳健身操是一把好手。琼斯走进俱乐部,看见刘得意在跳健身操:“哥,从你热情的动作上,看不出你水深火热的婚姻危机啊。”

刘得意摇摇头说道:“危机面前,我必须挺住。”“怎么样,你不想离婚啊?”“不是不想,而是不能啊!小惠今年初二,学习成绩优秀稳定,不能让她受影响;咱娘是个封建家长出身,别把她气出个好歹;而且我的事业已然垮了,要是婚姻再崩盘,我怕我会得抑郁症。你帮我找个招儿劝劝她。”“劝她没用,该劝的是你。你能以后别再天天想二次创业吗?”刘得意想了想,摇头:“不能。”琼斯也摇了摇头。

琼斯安抚完哥哥回家,刚从电梯里出来,就看见麦克站在自己寓所门口。麦克是个外国人,但汉语说得比中国人还好,还会各种方言。对琼斯,麦克说的是山东方言:“琼斯,俺上次让花美丽向你提亲,你到底怎么想的?”琼斯说道:“麦克,这事你得跟媒人谈。我们中国女孩子,很害羞的。亲,男女授受不亲,回家吧。”说完将麦克赶了出去。

刘得意忐忑回到家,和张铁娇又谈到了离婚的事儿。刘得意说:“铁娇,不为了咱俩,为了小惠,为了双方的家庭,咱各退一步,不离成不?”“我就是为了小惠,才铁了心离。你混大发的人生还能上市,我带着小惠至少可以自保。”刘得意警觉起来:“不可能,即使离,小惠也得跟

我!”“跟你?凭什么?”刘小惠忽然探进头来:“爸,妈,你们嚷嚷什么?”两人立即默契地住嘴。

第二天,花美丽匆匆走进了司徒英兰的办公室,忐忑地问:“司徒老师,高闯又惹什么祸了?”“那倒没有,找您来是想跟您沟通一下高闯未来的方向问题。您也知道,高闯在我们这儿,学习成绩一直稳定在最后一两名,除英语和地理两门单科外,其余的都太差了。根据我们观察,高闯同学有些多动和注意力分散,可能需要找专业的心理老师来指导。”“我找!我一定找!司徒老师,再给他点时间。”“花女士,这个班的学生家长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跟高闯同桌,我们也很为难。他上课跟人传纸条,被班上的同学尊为‘纸条王子’。”花美丽看着纸条压住火气:“我能带回去看?”

司徒英兰将塑料袋递给花美丽:“家长联名给校长写了一封信,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跟高闯同学在一块学习。”“凭什么呀?”司徒英兰忙说:“花女士,您别激动,其实我想跟您说的是,没北京户口,又在北上学,对高闯不一定是好事。他不如回当地上学,有针对性。”“司徒老师,那封弹劾信您先别交给校长好吗,家长那儿我来解释。”

在家长会的最后,花美丽走上讲台,给一屋子的家长道歉。

开完家长会,花美丽回到车上,忽然就失声痛哭起来。哭了个痛快后,她拿出手机,给手机里一个叫“吴户口”的人拨打电话:“喂,吴大哥您好,我是花美丽,想问一下我托您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?”吴大哥电话里稍稍缓了一下:“一个小时候老地方见。”花美丽启动汽车驶去。

## 阿娇在黑暗中生活21天,通过了测试

4

传奇故事



张雅好 著  
河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陈娇自幼习武,曾获全国武术锦标赛少儿单刀组冠军,后经过严格选拔,成为特警组织“黑蝙蝠”中的一员。经过三年堪称残酷的训练后,她潜入一个国际贩毒集团做卧底。在两年的卧底生涯中,陈娇与才貌双全的毒枭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,在情与理的撕扯下异常艰难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与此同时,她的命运和内心也被改写得面目全非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阿娇被带到了一处偏远的秘密基地。刘教官给她安排的训练,竟然是看电影,还看和毒品有关的纪录片。

“陈娇,你将被带到一间屋子里,那间屋子没有电,也没有书和笔,只有你一个人独处,看看你能坚持多久。”刘教官说。“这是考试吗?”陈娇问。“是的。如果你觉得待不下去了,可以拍门,我们会放你出来。”刘教官不紧不慢地回答。

陈娇跟着刘教官出来,看见王教官的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陈娇有些紧张,手心都握出汗了。汽车开了大约十分钟就停下了。下了车,陈娇看到他们来到一排平房前。四周都是空地,只有这排房子兀然耸立在中间,给人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。房子的走廊用铁条焊死,中间一扇黑色的大铁门紧闭着,门口站着一个卫兵。王教官和刘教官把证件交给卫兵,与他说了几句话,卫兵将门打开。一个穿军装的青年男子迎了出来,领他们往里走。那位青年军人是陈娇平生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子。这位高大帅气到令人窒息的军人,使陈娇忘记了害怕,反而隐约觉得这是一场浪漫的经历。

英俊的军人打开了一扇门。刘教官对陈娇说:“陈娇,进去吧。我们就不进去了,记住我刚才交代你的话。”陈娇点了点头,走了进去。“嘭”的一声,大门在身后关住了。

房间里很黑暗,陈娇过了一会才适应这里的光线。这是一间没有窗子的房间,天花板距离地面至少有五米高,上面有一块亮瓦,靠它透出微弱的光线表明现在不是黑夜。房间大约有九平米,墙角放着一张单人床,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。床上还放着七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床单,上面摆着两套睡衣和内衣裤。陈娇来到卫生间,看到里面有蹲厕、淋浴

器,洗漱台上放着洗漱用具,台子下面的柜子里有四包卫生纸。

像宾馆一样嘛!陈娇心想,我才不会大喊大叫呢!陈娇脱了鞋就往床上倒,不久便进入了梦乡。

不知睡了多久,朦胧中听到“啾啾”一声响。陈娇爬起来,看到门下面的小窗打开了,送进来两个饭盒和一个白色塑料带。陈娇肚子有些饿了,拿起筷子就吃起来。饭菜很可口,两个饭盒的食物被她吃得干干净净。进到基地以来,一直生活在两个教官的眼皮底下,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,生怕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得体给他俩留下不好的印象。现在终于可以一个人待着了,想吃就吃,想睡就睡,感觉棒极了!她将桌子所有的抽屉都打开,里面空空如也,什么也没有。她在房间里来回走动,用自己的脚步来测量它的长宽。几次之后,确定了这间房竖着走是21步,横着走是20步。

走了几遍后,陈娇觉得无聊,又找不到其他事情做。她开始想念阿荣哥,很想给他写一封信将自己的近况告诉他,但立即想到这里没有笔和纸。她还想到了兰姨,离开兰姨之后,她记起了兰姨对自己的点滴好处,她第一次发觉,自己原来对兰姨也是有感情的。她为自己临走前对兰姨的无情而羞愧。

好不容易熬到晚饭时间。晚饭送来后,她不再像往常那样狼吞虎咽了,一口一口地慢慢吃,尽量延迟着时间。陈娇的心变得空荡荡的,寂寞和孤独强烈地袭来。

想到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父母的关爱,连亲生母亲的样子都没有见过,陈娇不禁泪水涟涟。突然一声巨响,一个炸雷在头顶上炸响,吓得

陈娇发出一声尖叫。炸雷过后,万籁寂静。陈娇透过泪眼查看,房间好像罩上了黑幕,那么浓,那么黑,四周布满猛兽,就在墙角蛰伏,虎视眈眈。陈娇吓到了,跳下床,来到门口,准备大声拍门,来人啊,我要出去!在手要触到门的瞬间,陈娇停住了。教官的警告在耳边响起。现在这样出去,就算是被淘汰了,立即就会被送回佛山!这样回去多丢人啊,武校的同学们都以为自己被选拔进省武校了,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就被退回去,一定会被他们笑死了。这么一想,陈娇将拍门的手慢慢放下来,把嘴唇都咬出血了,总算抑制住想要出去的冲动。又一声巨响炸响,陈娇爬上床,用被单蒙住头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天终于累了,雨渐渐地小了下来,平静得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这个夜晚在陈娇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以后每当遇到以为自己过不去的坎时,她就会想起这个电闪雷鸣的夜晚。狂风骤雨总会过去。

她只需要忍耐。

15岁的陈娇躺在天窗下,看着月亮渐渐地移动,觉得自己想明白了许多事。

再次醒来已经是晚上。陈娇起床吃了晚饭,洗漱完毕,她闭上眼,想象一轮明月正在缓缓升起,皎洁的月光将自己如人的光华倾注大地。她的心中一片澄明。

光闪闪,刀把上的红缨如赤蛇飞舞。也不知练了多久,直到精疲力尽她才停下来。

从这天开始,陈娇恢复了在武校的作息时间。凌晨起来扎马步,早饭后开始练拳法,午饭后休息一下,下午练刀法。累了就坐在天窗下打坐。陈娇渐渐地体会到一个人练武的好处。身边没有师父没有同伴,一个人静静地练,一招一式都是自己心中所想,觉得不够完美的地方自己纠正,一遍遍地重来,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

不知道这样过了多少天。那天陈娇正坐上天窗下打坐的时候,门突然开了。

她眯着眼,朦朦胧胧地看见那个英俊的军人走进来,帮陈娇戴上一个眼罩,温柔地说:“先戴上这个,然后跟我走。”青年军人轻轻地扶着陈娇的肩膀,引她出了房间门,走过一个长长的走廊,进了另一个房间。有人替陈娇拿下眼罩。一个中年女医生轻轻翻开陈娇的眼皮,给她点了眼药水,叫她慢慢地睁开眼睛感受光线。两位教官出现在陈娇的面前。刘教官笑盈盈地说:“陈娇,恭喜你,你过关了!你在里面呆了21天。”

21天?陈娇感觉好像只过了半个月,又好像已经过了好几年。原来是21天。这21天是一条界河,将陈娇的过去和现在分开,河那头的陈娇还是孩子,而这一头她已经长大成人。“我可以成为一名警察了吗?”陈娇问。

“现在还不知道。”刘教官答。“这几天你就在宿舍待着,看看这本书,最好把它背下来。”刘教官从包里拿出一本书递给她。